

杜宏剛
邱瑞中 輯
「韓」崔昌源

韓國文集中的蒙元史料（上）

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

杜宏剛
邱瑞中輯
〔韓〕崔昌源

韓國文集中的蒙元史料

(上)

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责任编辑：蒋 辉

封面设计：冰 寒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 / 杜宏刚，邱瑞中，[韩]崔昌源辑. —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4.10
ISBN 7-5633-4985-5

I. 韩… II. ①杜…②邱…③崔…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史料—元代 IV. K247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4）第 079237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4
网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）

出版人：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（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：541100）

开本：787 mm × 1 092 mm 1/16

印张：58.5 字数：320 千字

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680.00 元（套）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本書整理

得到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

本書出版

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韓國文獻中的中國資料

總序

中韓關係歷史悠久，韓語雖屬阿爾泰語系，但半數以上詞匯的讀音乃是漢字古音之變。逮至十九世紀之杪，朝鮮半島仍舊通行漢字，漢學能力成爲該民族衡量個人文化水準的尺度。元明清三朝，半島以『小中華』自居。

唐末崔致遠從中國回到海東，三韓始有集部問世。宋初，高麗國始見《三國遺事》，是爲史部之濫觴。以後有金富軾《三國史記》、鄭麟趾《高麗史》，以及卷帙宏富的《李朝實錄》遞出。王氏高麗後期，至於朝鮮時代，士大夫頗留意匯編總集，衆多文獻因此得以保存。三韓歷來重氏族淵源，譜牒之學，有盛於中華。而《高麗藏》之鏤板，奠定了其國印刷技術之基礎。王氏麗朝後期，相當於中國南宋末年及有元一代，百數十年間，文人別集之集結、保存，開朝鮮國五百年之先河。

面積不足我國東北三分之一的朝鮮半島，六百餘年間，文獻產生和保存數量令人驚嘆！這與我國善於吸納外來文化，堅守民族精神，國家重史，氏族重家族文化有直接關係。

蒙元以後，高麗、朝鮮與中國關係密切。舟輶之使，絡繹不絕；負笈之學，盛於前代；僧侶往來，遍布中華。加以東人景仰儒教，崇尚理學，詩宗前唐，詞學兩宋，中華之亡逸者，三韓或有存焉。此殆孔子所謂「禮喪而求諸野」者歟！三韓士子向有著「行錄」之習慣，凡出國門，所見所聞，無不以詩文誌之。宮闈史事，僚屬言談，山川風貌，京華景觀，驛道里程，衷心感觸，無不書諸手卷，長存集部。其後世裔孫，不論杳遠，均以先祖業績爲榮，遞修譜牒，鳩資刊板，世系綿延不亂，文章得以播遠。

一九三二年，《李朝實錄》影印出版三十部。兩年後，清華大學吳晗發現《實錄》中有大量關於中國明清兩朝史事，遂決心抄錄，終成十二巨冊，曰《朝鮮〈李朝實錄〉中的中國史料》，一九八

○年由中華書局出版，分作三輯，總三百四十八萬言。

一九九七年夏，韓國青雲大學金炯德總長訪華，我向他請求一部《韓國文集叢刊》，金總長慨然允諾。三個月後，寄贈一百冊。二〇〇一年，該校新總長金熙重博士再次來訪，又贈我校一百冊，下限至於大清嘉慶年間。是書由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組織整理，景仁文化社出版。預計四百巨冊，二〇一〇年出齊。

兩位總長賜書，萌我師法吳晗教授，從文集中輯錄有關中國資料的念頭。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支持此項工作，撥款襄助。

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以刊印歷史文獻集刊享譽中外，對此工作大力支持并力主擴大輯錄範圍，增加《燕行錄》和譜牒諸門類，確定總書名曰《韓國文獻中的中國資料》，并承擔出版事宜。清華大學彭林教授多有指導，韓國崔昌源教授負責審核。

使用《韓國文獻中的中國資料》，尚需參考《高麗史》和吳晗先生《朝鮮（李朝實錄）中的中國史料》及中國相關文獻。又由於韓國作者立場不同，且文獻流傳魚魯有失，讀時亦需考辨。此書刊世，其資料想會對我國文史哲領域研究之發展產生巨大影響。另外，我四鄰各國有存中國的大批文獻，據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正在聯系有關事宜。倘若這些文獻都做出來，則於國學之推進，功莫大焉。

邱瑞中

二〇〇三年八月八日

凡例

- 一、本書輯錄側重歷史文獻。
- 二、所有文字，不論體裁，凡講述中國時事和當時人物者均收之。
- 三、凡作於中國之詩文均收之。
- 四、年譜中涉及中國史事、人物者，或全收，或節選。而泛論中國政治、文化及歷史人物者不收。
- 五、爲了保存文獻原貌，采取影印之方式。個別刻本漫漶不清者，則在原本下方手寫原文，以供參校。
- 六、輯錄文獻一依原書順序。但爲保持輯本版面整齊，個別篇目亦略作調整。

七、每書前附叙錄，介紹作者生平事迹及作品風格，兼及文集之卷數和版本。

八、俗、訛、錯字概不出校。

韓國文集集中的蒙元史料

序

高麗王朝後期百五六十一年間，正值中國南宋末年至有元一代。其間有文集傳世者三十餘人，自李奎報至於南在，二十九部文集中，或多或少，都有與中國蒙元政權相聯系的詩文，我們從中輯得七十萬字。

一二〇六年，蒙古成吉思汗崛起於外興安嶺。一二一五年占領金朝故都燕京。一二一六年，契丹人金山、元帥六哥率衆九萬跨過鴨綠江，於翌年占據江東城。在高麗史上，稱爲丙子契丹之變。大金政權南遷汴梁，華北、東北地區相繼出現軍事割據。

一二一八年，成吉思汗任命哈只吉爲主帥，撒禮塔爲副帥，借口攻打契丹，馳兵高麗。高麗國高宗派吏部尚書、上將軍趙冲協同蒙古軍作戰，金山遂亡。

蒙古與高麗結好，史稱己卯之約。蒙古使者着古與傲慢無禮，咆嘯王廷，高麗人舉國憤怒。

一二二四年，着古與在鴨綠江邊中箭身亡。

一二三一年（南宋理宗紹定四年，金哀宗正大八年，高麗高宗十八年，辛卯）八月，窩闊臺汗再命撒禮塔爲統帥，第二次領兵攻入高麗，兩國簽訂和約，史稱辛卯之約。這是一個極不平等的條約，撒禮塔提出苛刻的條件，除了貢奉黃金白銀之外，還要每年進貢一千領水獺皮，國王以下諸公、大臣家送五百童男、五百童女。撒禮塔的使節在王京傲慢無禮，呵責臣僚，鞭撻官吏，扣押使節。驕兵攻城掠地，屠殺百姓，民不聊生。一二三二年夏，高麗遷都江華島，各地軍民紛紛抵抗蒙古軍。十二月十六日，統帥撒禮塔在小城處仁被一和尚暗箭射殺。

耶律楚材主張綏服高麗，反對撒禮塔的掠奪政策。太宗窩闊臺歷數高麗殺蒙古元帥和使臣、不按條約進貢等五條罪狀，要求國王返回王京，遣送世子入質汗廷。

蒙古進攻高麗史事，《元史》之《本紀》和《高麗傳》都有記載，但失之過簡。至于「己卯」、「辛卯」兩次戰爭，對統帥名字記錄用字不同。《太祖本紀》云：「十三年……契丹六哥據高麗江東城，命哈真、札刺率師平之」。《高麗傳》作：「太祖十一年，契丹人金山、元帥六哥等領衆九萬餘竄入……十三年，帝遣哈只吉、札刺領兵征之。」又曰：「太宗三年八月，命撒禮塔征其國……（四年）八月，復遣撒禮塔領兵討之，至王京南，攻其處仁城，中矢卒。」《元史》把札刺和撒禮塔誤作二人。李奎報《東國李相國文集》卷二十八，有二十三篇代擬書、狀、表等文稿，其中多有致蒙古元帥撒里打者，就是撒禮塔其人。鄭麟趾撰《高麗史》，在《高宗紀》中全文轉引李奎報寫的國書。

一二五九年七月，蒙哥汗死於四川釣魚城下。忽必烈接受一班漢臣建議，趕赴開平即位。途經「梁楚之郊」，受到高麗國世子王僎及隨從的列隊迎接。王僎受蒙哥汗之命，入質蒙古汗廷。王僎之舉，對忽必烈爭奪汗位，是很好的徵兆。中統元年，高宗卒，忽必烈命令蒙古軍隊護送王

僂回國，即王位，更名植，是為高麗元宗。王僂在國內行蒙元年號。此法一直延續到朝鮮王國，行大明朝年號。清兵入關以後，稱「崇禎後」年號。

至元十一年（一二七四）五月，元宗世子王愷在上都尚世祖忽必烈公主忽都魯揭里迷失。六月十九日，元宗薨，高麗派李承休等人赴上都迎世子王愷回國，更名昀，是為忠烈王，在位三十四年。世祖賜「駙馬高麗王」印。生王璋，是為忠宣王。忠宣王少時赴大都，覲見世祖，時忽必烈「燕坐不冠，遽曰：「汝雖王子，吾甥也。」」（李穡《默軒先生文集序》）世祖亦娶高麗世子任氏為后宮。（李齊賢《大都南城興福寺碣》）元成宗大德初，高麗世子王璋尚寶塔實憐公主。

《元史》記載高麗國王尚公主五人，元朝皇帝娶高麗王公大臣女為后妃者一人。《高麗史》所記多於此數。而高麗別集中所記則更多。高麗與大元屬甥舅關係。元末順帝，先娶高麗奇轍季女，封皇后第二位，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。愛猷識理達臘娶高麗望族權氏女為皇妃。兩國的姻

姬誘使其國向元順帝上《請同色目表》，認爲高麗「先投聖化，累著殊勳」，先有女子「釐降帝姬」，「今又誕生聖嗣」，兩國「親則是一家甥舅，義則爲同體君臣」，「遠別於漢、南，得同入於色目」，要求從三等漢人上升爲二等地位。高麗奇氏、盧氏入順帝后宮，兩個家族在國內肆行無忌，激起民憤，引發政變，奇、盧亡，高麗王族衰微。元朝滅亡以後，國內出現以王族爲代表的親後元派，他們與親明朝派鬥爭。二十五年以後，防守北邊大將李成桂揮師王都，建立朝鮮國，中國稱之爲「李朝」，享國五百一十九年。

朝鮮半島大規模保存別集，是從蒙元時代，即高麗後期開始的。此前，高麗只有崔致遠《桂苑筆耕集》二十卷、《孤雲集》三卷，林椿《西河集》六卷，總兩家二十九卷。崔文先在中國流傳，林椿相當於南宋末年人，《西河集》是高麗國內輯存別集且保留下來的第一家。從蒙元到清末，朝鮮半島別集之數量，從人口比例講，超過了中國。

蒙元時期的高麗別集有如下特點：

第一，文從兩漢，詩宗盛唐。高麗末年的政治家、詩人李穡《復用圓齋詩韵聊以述懷》之九說：「今人盡說學唐詩，妙處誰曾更苦思。」又說：「抽毫書晉字，煉句學唐詩。」（《偶吟三首》）他指出高麗人「文法漢，詩法唐」，直接來自元人影響。他在《雪谷詩稿序》里談到「往年在京師（元大都），同開吳縣尹家，有《唐百家詩》，從借其半，讀一過。間又獲時之名卿才大夫家集讀之，雖不盡解深淺，皆足以自樂。及東歸，橐唐詩十餘帙，將以資韓山考槃之樂。」高麗詩歌，多為格律，古風、六言亦夥，六言是其國特色。他們從創作風格到詩歌理論，均與元人宗唐風氣相投。高麗人極少填詞，從現存的文集看，僅有三家，總十八首。李穀十首，李穡一首，金九容七首。此三人都在中國長期生活過。高麗罕詞，殆與宋朝隔膜，中間阻礙遠，金有關。高麗現存詩文中，未見一首曲，是他們學不會，抑或嫌其俚俗，士大夫不肯為之，未審其故。總體觀之，高麗士大夫的詩

文創作，從體裁到內容，尚嫌保守。

第二，高麗詩文，繼承中國詩歌興、觀、群、怨的傳統。從作者思想到作品內容，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。通過詩歌文章，我們可以大致了解作者生活經歷、內心世界、學識修養、環境狀況，以及朋友往來、家庭生活。盡管《高麗史》大量采擷了他們代擬的政府文件，但更多的信息仍隱藏在詩文中，未被發掘。讀者可以細心推求，以史釋詩，以詩證史。

第三，所輯二十九家，幾乎都是政府官員。其詩有為政治而發喟者，其文多有代國家擬寫的書、狀、表、牒，內容直接與中國有關。又有赴大元使臣、留學科考者，詩文中多有中國見聞、文人唱和。高麗人有記《行錄》的傳統，凡出使外國，或以詩，或用文，按日紀事。於國人司空見慣的現象，在高麗人眼中，却也新鮮稀罕，故《行錄》所記，中國文獻多有失載，今人讀來，有「回放」再「現」之生動感覺。